

## □六神磊磊

公元736年，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，这是一个平凡而又特殊的年份。此时，唐朝已进入全面的繁荣时期，所谓“天下大治，河清海晏”。全国人口正迈向史无前例的五千万大关，仓库里的财物堆积如山，似乎永远花不完、用不完。而这一年，在文学和诗歌的领域，更是一个奇迹频发的年头。

这一年，山东泰山迎来了一个青年游客，他叫杜甫。彼时出门旅行十分便利，从洛阳一路行来，沿途都有旅店，甚至还可以租驴子代步。因为社会比较安定，歹徒少，“远适数千里，不持寸刃”，诗人们带着剑主要是为了凹造型。

杜甫这年二十四岁，身轻力壮，健步如飞。这是他人生中一段快乐的时光，尽管去年受了点挫折，在洛阳应试不第，但年轻嘛，输得起，大不了再考。眺望着巍峨的东岳，但见苍翠的山峦绵延无尽，一片葱郁。朝阳升起来了，映着东岳泰山，也映着杜甫年轻的脸庞。他心情激荡地写下了一首诗，叫作《望岳》：

岱宗夫如何？齐鲁青未了。造化钟神秀，阴阳割昏晓。荡胸生层云，决眦入归鸟。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。

这是青年杜甫的代表作，也是唐诗里辉映后世的名篇。杜甫用这首力量磅礴的诗告诉世界，我将会登上顶峰，让群山都在我的脚下。

就在青年杜甫眺望泰山的这年，另一个诗人带着他的酒和宝剑，醉醺醺地来到了五岳中的另一座名山——嵩山。他叫李白。李白有两位朋友在嵩山聚会，一个叫元丹丘，一个叫岑勋，二人约李白来喝酒。李白刚游太原返回，一听见酒字，风驰电掣地便来了。一场将辉映后世千年的“嵩山酒局”就此开场。他们喝酒的地方是元丹丘的隐居处，极具形胜，举目远望，可以见到浩荡的汝水，还有藏在林中的古老的鹿台寺。李白喝得大醉，挥毫落纸，写出了一首叫《将进酒》的诗：

君不见，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君不见，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

此前李白曾去过一次长安谋取功名，没得到重视。但李白认定挫折是暂时的，自己的才华一定不会被辜负。这一年，他仍然保持着活力，相信着明天：

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



## 盛唐，那个传奇的公元736年

公元736年，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年份，当时正值唐诗的巅峰，有太多太多的故事发生。这一年，二十四岁的杜甫正经历着人生最快乐时光；李白与两位朋友在嵩山约了一场酒局，写下名篇《将进酒》；高适与颜真卿在昂扬奋发的年纪相交相知……在诗坛的光明顶上，诗人们尽情泼墨，挥洒才华，成就一个又一个千古传奇。在《唐诗光明顶》中，我们将跟着六神磊磊一起，乘一叶扁舟，去看气象万千的盛唐景象，和诗人们一起经历他们人生的高光与暗谷。

他们痛饮狂歌的声音回响在月下、山间，连那一刻的月色仿佛都染上了醉意。

提及嵩山，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男人——王维。公元736年恰恰是王维人生的一个转折点。就在此前一年，在赋闲了近十载后，王维得到了宰相张九龄的推荐，被起复任用，并在本年得以随侍玄宗去长安。这一年也就成了王维十载困顿之后最积极、乐观的一年。

王维专门写诗向嵩山的朋友们辞别。他说：“解薛登天朝，去师偶时哲。岂惟山中人，兼负松上月。”意思是：我脱掉了隐士的衣服，到朝廷去任职了。像这样跳进名利网，不但辜负了山中的高士们，也辜负了那松上的明月啊！

面对人生翻开的新一页，王维既有满满的期待，也有一份自嘲。这就是736年的王维。

同样是这年，另一个诗人也在嵩山隐居读书，那便是岑参。这年他二十一岁，跟着母亲在嵩山南麓居住。

岑家本来是很显赫的，此前

曾三代为相，可惜都在政治斗争中倾覆了。最后一位宰相岑羲正是被李隆基杀掉的。

虽然家世浮沉，但少年岑参毫不气馁。他正在刻苦攻读，自信可以“云霄坐致，青紫俯拾”。“青紫”是指官员的衣服，这里的意思就是要平步青云。

岑参居住的草屋靠近后世大名鼎鼎的少室山。他写诗说：“草堂近少室，夜静闻风松。月出潘陵尖，照见十六峰。”少林寺的钟声，曾无数次陪伴过他的晨读夜诵。几年之后，岑参会走出嵩山，献书阙下，并成为一代顶尖的边塞诗人。

这一年，当帝国的东部孕育着传奇的同时，在西部，一些故事也正悄然上演。

在长安，年过七旬的贺知章每天上班打卡完毕，就会写写书法、痛饮美酒。他还会跑到素不相识的人家去喝酒，把荷包拍得山响，表示自己有钱。

不但资深年长的诗人活得潇洒，年轻人也活力无穷。仍然是在这年的长安，一个青年诗人和一

个青年书法家订交，彼此成为好友。这位诗人叫高适，正在浪游长安。那位书法家叫颜真卿。彼时高适三十二岁，颜真卿二十七岁，都是昂扬奋发的年纪。

这一年正是颜真卿初出茅庐之年。他参加了吏部铨选，这是士人从政的重要一步。在铨选中，颜真卿出手不凡，被评为高等，授朝散郎，秘书省校书郎。事实上，就凭他那一手艺压当世的书法，恐怕都要直接拉到满分。

高适则相对没那么幸运，那时尚未释褐为官，仍要再熬好些日子才能出仕。虽然两人际遇不同，但高适和颜真卿都真心欣赏对方，互相写下了不少诗歌唱和。他俩不会知道，许多年后，当那场惊天动地的“安史之乱”发生时，两人会一文一武，各自成为朝堂的栋梁，共同支撑起大唐的一片天空。

那一年，高适还和另一位草书名家张旭成了朋友。两人一见如故，结为莫逆之交。高适曾写诗给张旭：

世上谩相识，此翁殊不然。兴来书自圣，醉后语尤颠。白发老闲事，青云在目前。床头一壶酒，能

更几回眠？（《醉后赠张九旭》）

这首诗充满了亲切的调侃，把张旭酒后的憨态写得活灵活现，也可见两人的关系十分融洽。

### 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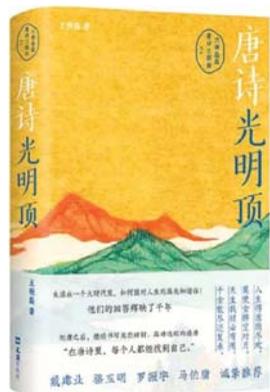
这一年，还有许多的诗人也正迎来人生的壮盛时节。王昌龄之前刚选了博学宏词科，授了汜水县尉；王之涣在四方遨游，远至塞外，写下一首又一首诗篇，声名愈加昭彰。

这一段时光，不但是唐朝最兴旺的时光，也是盛唐诗人最好的时光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正精力旺盛、朝气蓬勃，对未来充满着期待，觉得一切皆有可能。李白还没品尝到后来被世人误解、仇视的滋味；杜甫还不知道未来的颠沛与艰辛；王维还怀揣着一份进取之心，人生态度也不曾完全佛系；王昌龄还没被谗毁，仍然在风风火火地打拼；高适还在韬光养晦；岑参跃跃欲试；贺知章正品着酒优哉游哉；孟浩然则已经收获了内心的平静，不像早年那样纠结不忿了，而是尽情享受田园的逸乐。

那一年，他们不断奔走，徜徉在中国的大地上，写下了一首又一首诗歌，名作一篇又一篇往外蹿，你一篇《望岳》，我一篇《将进酒》，可说争奇斗艳，耀眼生辉。张九龄的《感遇》已经在酝酿之中，呼之欲出，它将会传承《离骚》的余韵，成为人间最美、最有态度的组诗之一。王维快要出塞了，他的《使至塞上》次年就会诞生，给我们留下无法忘怀的大漠孤烟、长河落日。

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份。世间最令人欣悦的便是希望二字，那是比黄金还珍贵的东西。公元736年，便是诗人们希望最饱满的年代，是孕育着最大可能性的年代。恰如李白那句“阳春召我以烟景”，这一年就是唐诗的烟花三月。

（本文摘自《唐诗光明顶》，内容有删节）



《唐诗光明顶》

六神磊磊 著

新经典文化 | 文汇出版社

编辑：曲鹏 美编：陈明丽

齐鲁晚报

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

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.1克。



“讲文明树新风”公益广告